

殷墟卜辭「兌」字考釋 ——兼論卜辭語境對考釋甲骨文字的重要性

騰興建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摘 要


文章從甲骨卜辭的具體語境出發，認為殷墟甲骨卜辭中的「兌」字是表示時間關係的副詞，可訓為「繼續、接著」，它並非商王康丁之名，也不能讀為「銳」、「閱」或「祝」。在表示時間關係時，「兌」字意為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繼續做同一件事，而「延」字表示兩件不同的事情在時間上前後相繼，兩者區別明顯。根據甲骨卜辭的具體語境對卜辭中「兌」字的含義作出新的解釋，旨在揭露以傳統訓詁學來考釋甲骨文的不足之處。事實上，由於時代以及民族的差異，商代甲骨文與周代的語言文字具有不同的語言環境，兩個民族也具有各自的語言使用習慣，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即便是同一個字，在商、周兩個時期也有可能表示不同的含義。因而在對甲骨文字進行解釋時，不能囿於後世文獻的訓詁，而更應重視卜辭的具體語境。

關鍵詞：兌、延、時間關係、語境

Abstract

The character Dui in oracle inscriptions is a adverb of time which means to continue. It isn't Kangding's name, and it can't be read as Rui (銳), Yue (閱) or Zhu (祝). When it was used as a adverb of time, Dui meant continuing to do the same thing, while Yan (延) meant doing two different things in succession.

Key words: Dui (兌), Yan (延), temporal relation, context

殷墟甲骨刻辭中有一個，一般都將其隸定作「兌」，向來無異議。然因其構形不明，學者間對其進行考釋者雖多，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且這些考釋也多不合於卜辭的具體語境。今就卜辭中「兌」字的含義重加整理與分析，以求教於方家。

一 諸家關於「兌」字的解說

關於甲骨卜辭中「兌」字的含義，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 「兌」字讀為「囂」

在無名組卜辭中，「兌」字往往緊跟在「王」字之後，構成「王兌」這一辭例格式，如：

- (1) 戊申卜，馬其先，王兌比……大吉。(《合集》27945，無名組)
- (2a) ……王其〔田〕，〔湄〕日亡災。
- (2b) 貞：王兌〔田〕，亡災，不雨。(《合集》28664，無名組)
- (3a) 馬衷翌日丁先，戊王兌比，不雨。
- (3b) 馬弼先，王其每，雨。(《屯南》8，無名組)
- (4) 庚寅卜，翌日辛王兌省魚，不遘雨。吉。(《屯南》637，無名組)

由於《山海經》等傳世文獻曾記載商代先公有名「王亥」、「王恆」者，在殷墟甲骨卜辭中也有「王亥」等商代先公之名，因此，有的學者即認為上引卜辭中的「王兌」也是商代先公或先王之名。

晁福林先生即認為「囂」和「兌」同出一源，卜辭中的「兌」字應讀為「囂」，多用作人名，而今本《竹書紀年》又記載商王康丁名囂，據此，晁福林先生認為卜辭中所見的「王兌」即是商王康丁。¹

(二) 「兌」字讀為「銳」

由於「銳」从「兌」得聲，二者可以通假，因此不少學者認為卜辭中的「兌」字用為「銳」。例如，魯實先先生指出「兌」字在卜辭中有二義，「兌」之第二義乃

¹ 晁福林：〈殷墟卜辭中的商王名號與商代王權〉，《歷史研究》，1986年第5期。

銳之初文。如云『夷辛兌伐』（《後下》九·十二，即《合集》28067——筆者），『戊申卜，馬其先，王兌從²』（《粹》一一五四，即上引辭（1）——筆者）是也。所謂『兌伐』者，即《大雅·大明》之『肆伐』，毛傳：『肆，疾也。』亦即《國策·趙策四》之『急擊』，謂急速以伐之也……所謂『戊申卜，馬其先，王兌從』，乃卜馬方為先行而殷王銳從其後以逐敵之吉凶宜否也。」³

把卜辭之「兌」讀為「銳」這種觀點在學術界最為流行，為很多學者所接受。例如，趙誠先生也曾指出：「兌……卜辭用為銳，有急速、趕快之義：『戊申卜，馬其先，王兌從』（《粹》一一五四，即上引辭（1）——筆者）——馬，職官名。先，動詞，走在前面。從，動詞，追趕、跟從之義。『兌從』即『銳從』，急速追上之義。」⁴

再如，張玉金、謝春玲等先生也在各自著作中將「王兌從」譯為「王急速跟從」⁵，顯然也是將卜辭之「兌」讀為「銳」。

（三）「兌」字讀為「閱」

前文曾提到，魯實先先生指出「兌」字在卜辭中有二義，他所指出的「兌」字在卜辭中的第一個義項即為「閱」之初文⁶。魯實先先生舉例認為下列田獵刻辭中的「兌」字都應讀為「閱」：

（5）丁亥卜，翌日戊王兌田，大啟。大吉。茲用。允大啟。

（《合集》28663，無名組）

（6）……貞……兌……不雨。（《合集》38151，黃組）

（7a）……翌日戊……王兌……

（7b）……田……兌……（《合集》41516＝《英藏》2310，無名組）

² 「從」字當為「比」字之誤。以往學者常常將甲文中的「從」和「比」兩字相混，其實在甲骨文中這兩個字區分甚嚴，林澐先生已詳加論證，見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9-74。本文所引用的一些學者的論著中，時有將「比」字誤釋為「從」的現象，因其對於「兌」字含義的理解影響甚微，故不再一一指出。

³ 魯實先：〈殷契新詮之一·釋兌〉，《幼獅學報》第3卷第1期，1960年。

⁴ 趙誠：〈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77。

⁵ 張玉金：《甲骨卜辭語法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55。謝春玲：《殷墟甲骨刻辭空語類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92。

⁶ 魯實先：〈殷契新詮之一·釋兌〉，《幼獅學報》第3卷第1期，1960年。

另外，魯實先先生認為下列卜辭中的𠄎字是兌之或體，也讀為閱：

(8a) 弼田，其每。

(8b) 翌日戊王吏𠄎田，亡災，擒。

(8c) 吏哭田。(《合集》29243，無名組)

(9a) 旂田亡災？大吉。

(9b) 戊王其田吏𠄎亡災。(《合集》29245，無名組)

(10) ……翌𠄎田，亡災。(《合集》37823，黃組)

魯實先先生指出，「凡此諸辭之兌並讀如《春秋》桓六年『大閱』之閱，大閱即《春秋》昭十一年、定十四年之大蒐，則『兌田』者乃簡閱師旅因以田獵，即《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蒐田』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兌即《詩》『蜉蝣堀閱』之閱，此以兌假為閱之證。卜辭或云『兌田』，或云『田兌』者，猶『眚田』亦曰『田眚』，皆為同義疊語，故可互易言之也。」⁷

以上所引卜辭都是田獵刻辭，其中所謂的「兌」字是否應該讀為「閱」我們暫且不論，但必須指出的是，辭(8)、辭(9)、辭(10)中的𠄎字乃地名，與「兌」字無涉。上引卜辭(8b)與(8c)構成選貞，所卜問的是去𠄎地田獵好還是去哭地田獵好。辭(9a)和(9b)亦構成選貞，卜問去旂地田獵好還是去𠄎地田獵好。可見𠄎應與哭、旂一樣，同為田獵地名。𠄎為田獵地名已為學界所公認，如孫海波先生懷疑此字為「介之或體，地名」⁸。姚孝遂先生雖然指出此字與「介」字無涉，但亦認為它在卜辭中為地名。⁹

(四)「兌」字讀為「祝」

《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陳夢家先生根據《說文》的這個記載，指出「甲文兄象人仰首開口呼求狀，兌从兄口上吐氣，與祝同意，故《說文》一曰之說不誤」¹⁰。在此基礎上，陳夢家先生在分析《合集》38151「貞……兌……不雨」時，又根據《淮南子·泰族訓》「零兌而請雨」以及《周禮·春官·大祝》「六祈」之六曰「說」(一般認為這裡

⁷ 魯實先：〈殷契新詮之一·釋兌〉，《幼獅學報》第3卷第1期，1960年。

⁸ 孫海波：《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649。

⁹ 參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0。

¹⁰ 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學報》第19期，1936年。

的「說」是祭祀之名¹¹)的記載而認為「兌謂求雨時之祝告。甲文兌象兄口上有氣，表上達訴辭」¹²。簡而言之，陳夢家先生認為在占卜天氣的卜辭中，「兌」字應該讀為「祝」，即求雨時之祝告。

二 「兌」字的詞性分析

以上學者對於「兌」字的考釋之所以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根源於諸家對於「兌」字詞性的分析存在歧義。要而言之，晁福林先生將「王兌」讀為「王囂」，並以之為商王康丁，乃緣於他將「兌」字視為名詞；魯實先、趙誠、張玉金諸先生將卜辭中的一些「兌」字讀為「銳」，並訓為「急速、趕快」，是把這些「兌」字看作副詞；魯實先先生另外又把田獵刻辭中一些「兌」字讀為「閱」，認為「兌田」即「蒐田」，乃緣於他將此類的「兌」字看作動詞；而陳夢家先生把占卜天氣卜辭中的「兌」字讀為「祝」，解釋為求雨時之祝告，同樣緣於他將此類的「兌」字視為動詞。由此可見，若想探究「兌」字的真實含義，必須正確地分析其詞性。

在分析「兌」字詞性之前，先將涉及「兌」字的卜辭中比較重要且前文未曾引用的辭例列舉如下：

(11a) 〔戌〕辰卜，今日啟，不雨。引吉。

(11b) 馬其先，王兌比，不遘雨。吉。吉。(《屯南》1127，無名組)

(12a) 其乎馬先。

(12b) 不兌。(《合集》27965，何組)

(13a) ……戔。

(13b) 戌其伐，有戔。

(13c) 更辛兌伐。(《合集》28067，無名組)

(14) 不兌焚……茲用。吉。(《合集》28801，無名組)

(15a) □□卜，王其……

(15b) 弗其兌比，其遘雨。吉。

(15c) 不遘，弗擒。(《屯南》528，無名組)

(16a) 壬□□，酹□□伐十……十牢於……

¹¹ 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389。

¹² 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學報》第19期，1936年。

(16b) 丙子卜，𠂔、𠂔、歲，伐十五、十牢，勿大丁。

(16c) 丁亥卜，𠂔、𠂔、歲于庚寅。

(16d) 戊子卜，兌辛𠂔。(《屯南》4318，歷組)

仔細分析上引卜辭，首先可以排除「兌」字作為名詞的可能性。在晁福林先生看來，辭(11b)「馬其先，王兌比」中「兌」字是名詞，即商王康丁之名，但將辭(12)與辭(11b)比較後可知，兩辭占卜事項相同，(12a)「其乎馬先」是(11b)「馬其先」的變形，而與(11b)「王兌比」相對應的(12b)「不兌」應該就是「王不兌比」之省，「王不兌比」即辭(15b)之「弗其兌比」。「不兌」這種省略形式足以說明在這種辭例中「兌」字不能與「王」字連讀，「兌」字自然也不是名詞。再者，辭(14)「不兌焚」、辭(15b)「弗其兌比」這兩辭中的「兌」字都用在動詞之前、否定詞之後，也絕不會是名詞。

另外，上引卜辭中的「兌」字也不是動詞。仔細觀察關於「兌」字的甲骨卜辭，上引辭(1)、辭(3)、辭(11)、辭(15)中的「兌比」之「比」字「均作動詞，是親密聯合之義」¹³，同樣地，辭(4)「兌省」、辭(5)「兌田」、辭(13)「兌伐」、辭(14)「兌焚」中的「兌」字也分別用在動詞省、田、伐、焚之前。儘管辭(12b)僅言「不兌」，但與辭(11b)、(15b)比較後自然明白「不兌」實乃「不兌比」之省，可見在甲骨卜辭中「兌」字是常常用在動詞之前的。那麼用在動詞之前的這個「兌」字，其詞性到底為何呢？首先，漢語裡有所謂的連動結構，動詞之後銜接動詞的可能性是有的，張玉金先生就曾指出「甲骨文中的連謂句很常見」¹⁴。所謂的連謂句是一種一個主語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在邏輯上緊密連接的謂語的特殊句式，相鄰的謂語之間存在著目的、方式、因果、先後等邏輯關係。殷墟甲骨卜辭中的連謂句，絕大多數都是在祭祀卜辭中由多個祭祀動詞連用所構成的，如「于八月𠂔、𠂔、歲于丁？」(《合集》32014)這條卜辭就是由𠂔、𠂔、歲三個祭祀動詞連用構成的連謂句。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如果卜辭中「兌+動詞」的句式是連謂句，那麼「兌」字必須與其後的那個動詞存在著緊密的邏輯關係，而前文已提到，卜辭中「兌」字常常用在比、省、田、伐、焚等動詞之前，而這些動詞的含義卻互為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為「兌」字尋找一個含義，使得它既能與比、省等動詞存在邏輯關係，又能與田、伐、焚等動詞也存在邏輯關係。學者把「兌」字視為動詞，無論是讀為「閱」還是讀為「祝」，

¹³ 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9-74。

¹⁴ 張玉金：《20世紀甲骨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頁104-105。

都只能解釋部分卜辭，至於其餘諸辭則扞格而不可通，從而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可見這裡的「兌」字並不是動詞。再者，從卜辭的具體語境來看，「兌」字也不是動詞，比如辭（2a）言「王其田，湄日亡災」，辭（2b）言「王兌田，亡災」，這條卜辭前後兩句相呼應，後一句中的「兌」字與前一句中的「其」字相對應，而「其」字是虛詞，那麼「兌」字也只能是虛詞而非動詞。

事實上，殷墟甲骨卜辭中所見之「兌」字沒有一例是用作動詞的。「兌」字既不為動詞，那麼魯實先先生將一些田獵刻辭中的「兌」字讀為「閱」，陳夢家先生把占卜天氣卜辭中的「兌」字讀為「祝」就均有可商了。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認為，卜辭中「兌」字絕大多數是用在動詞之前作為副詞使用的，以上所引諸家觀點中，只有將「兌」讀為「銳」，訓為「急速、趕快」才符合卜辭中「兌」字的詞性，這也是此種觀點在諸說中最为流行的原因所在。然而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分析了「兌」字的詞性，但關於「兌」字的解釋仍然不合於卜辭的具體語境，下文將詳述。

三 「兌」字是表示時間關係的副詞

前文雖然已論證「兌」字在卜辭中是作為副詞使用的，但「兌」字卻並不能讀為「銳」，訓為「急速、趕快」。因為若如此釋讀，很多卜辭都扞格而不可通。例如，辭（2）、辭（5）中的「王兌田」就不能將「兌」字解釋為「急速、趕快」，因為商王的田獵活動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娛樂性質，且這種活動十分頻繁，並不像戰爭一樣帶有突發性質，將「王兌田」解釋為「王趕快去田獵」並不符合卜辭的具體語境。再者，在一個複合語句中，帶有「兌」字的語句，其動作的施行時間往往要比不帶「兌」字的語句晚一天，如辭（3a）之「馬夷翌日丁先，戊王兌比」，馬是在丁日先行的，而商王在戊日才與其聯合；辭（4）之「庚寅卜，翌日辛王兌省魚」，占卜日是在庚寅日，到了辛日王才去「省魚」；辭（5）之「丁亥卜，翌日戊王兌田」，占卜日在丁亥日，到了戊日商王才去田獵。以上諸辭中，無論是田獵還是「省魚」，商王的活動都是晚一天進行的，既然「兌」字所引導的動作一般都晚一天進行，「兌」字當然就不能訓為「急速、趕快」。

事實上，如果仔細核對卜辭，就會發現「兌」字其實是表示時間關係的副詞，可以訓為「繼續、接著」，它表示出兩事先後相繼的關係。前文所述辭（3）、辭（4）、辭（5）中「兌」字所引導的動作，其施行時間都相對晚一天，反映的正是這種情況。而且把「兌」字訓為「繼續、接著」，對於解釋其他卜辭同樣可以

適用。例如，辭（2a）言「王其田，湄日亡災」，（2b）言「王兌田，亡災」，「兌」字與「其」字相對應，都是虛詞，這條卜辭雖然未記干支，不過可以推知辭（2a）是商王在前一日田獵，貞問有無災禍，而辭（2b）商王在後一日接著進行田獵，貞問有無災禍。辭（11）言「馬其先，王兌比」，雖然也未記干支，不過一個「先」字已經明顯地表明「王兌比」這個動作是在後面進行的。辭（12）的情況與辭（11）相似。辭（13）是一條戰爭卜辭，其中（13b）言「戌其伐」，（13c）言「𠄎辛兌伐」，學者多將甲骨卜辭命辭中表示重點的詞語稱作「焦點」，當「𠄎」出現在某一句子成分之前時，就表明該成分是句子的焦點，「𠄎」即是焦點的標記。¹⁵「𠄎辛兌伐」一句中「辛」顯然是占卜的焦點，則（13c）所貞問的是「辛日要不要繼續征伐」，由此亦可知，辭（13b）顯然省略了干支，且這個省略的干支肯定在辛日之前。由此，辭（13）全辭的含義為：某日戌邊的軍隊去征伐敵國，能否戰勝？要不要在接下來的辛日繼續征伐？將「兌」字解釋為「繼續、接著」顯然十分契合卜辭語境。

辭（14）僅言「不兌焚」，似乎看不出「兌」字表示時間關係，不過從下面的一條卜辭看，辭（14）之「兌」字肯定也是表示時間關係的：

（17）□□卜，王𠄎辛焚𪚩𪚩，亡災，永王。（《合集》28800，無名組）

辭（17）與辭（14）字體風格一致，都是無名組卜辭，且占卜事項一致，很可能是一版之折或屬於同套卜辭。將這兩條卜辭對比後可知，辭（17）應該排在辭（14）之前，辭（17）貞問「在辛日焚燒𪚩𪚩，有沒有災禍」，辭（14）貞問「要不要繼續焚燒」，「兌」字顯然是表示時間關係的副詞。再看辭（16），（16a）、（16b）、（16c）分別是壬日、丙子日、丁亥日舉行酹祭的占卜記錄，而（16d）言「戊子卜，兌辛酹」，也是在舉行酹祭，因為辛日在戊子之後，故「兌辛酹」其實就是「翌日辛兌酹」，後者結構與辭（4）「庚寅卜，翌日辛王兌省魚」一致，因此，「兌辛酹」即在辛日繼續舉行酹祭。「兌」字本來就是表示時間關係在後的副詞，將「兌」字提到「辛」字之前，「兌」字也就兼具了「翌日」一詞的含義，因此才會省略「翌日」而構成「兌辛酹」這樣的結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甲骨卜辭中所見的「兌」字都是表示時間關係在後的副詞，可以訓為「繼續、接著」，以此來解釋相關卜辭，其文義皆可以暢通無阻。

¹⁵ 參見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30、141。

值得注意的是，殷墟甲骨刻辭涉及到「兌」字的卜辭中，大多數都屬於田獵卜辭，前文提到，在「馬其先，王兌比」之類的田獵卜辭中，商王的田獵活動往往要晚一天進行，對於這種現象，王宇信先生曾做過很好的分析：「這說明，在商王去某地行獵之前，馬（或即馬隊）要先往其地觀察氣象等情況，以防田獵時遇雨而致使車馬泥濘難行或有特殊情況發生。第（39）辭（即《合集》27948——筆者）『庚午』日占卜，『翌日辛』王其田和第（44）辭（即本文所引辭（3）——筆者）之『翌日丁』先，『戊』日王兌從等說明，王的行動都在次日就是如此。」¹⁶可見，田獵卜辭中商王的行動往往晚一天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而「兌」字又大多數用於田獵卜辭中，此亦可從側面證明「兌」字是表示時間關係在後的副詞。

另外，卜辭中還有一個𠂔字，張玉金先生已經論證此字就是「延」字，並且指出「『延』字應是繼續、接著的意思，它表示出兩事的先後相繼的關係」¹⁷。雖然「延」字與「兌」字都表示時間關係，且含義十分接近，但這兩個字在用法上卻明顯不同，具體而言，「兌」字在表示時間先後關係時，前後兩個活動做的是同一件事，在上引卜辭中，無論是田獵，還是征伐，抑或是舉行酹祭，「兌」字前後兩個活動做的都是同一件事，確切地講，「兌」字的含義是「在後來的時間里繼續做同一件事情」。而「延」字的情況並非如此，如：

（18）丁丑卜，殼貞：王往立刈，延比𠂔𠂔。（《合集》9557，賓組）

（19）丙辰卜，禱¹⁸，延立人三百。（《合集》5515，賓組）

辭（18）卜問，王親往蒞臨收刈穀物之事，接著與𠂔𠂔聯合好不好。前後所做之事顯然不同。辭（19）卜問，舉行祈求之祭，接著「立人三百」好不好。可見辭（19）中前後兩件事也不同。由此可見，在表示時間關係時，「延」字表示的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在時間上前後相繼，而「兌」字表示的是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繼續做同一件事，兩者區別明顯。

¹⁶ 王宇信：《中國甲骨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636。

¹⁷ 張玉金：《甲骨卜辭語法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70-171。

¹⁸ 此字從冀小軍釋，見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𠂔字——兼談𠂔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

四 卜辭語境對考釋甲骨文字的重要性

殷墟甲骨文距今已經有三千多年了，自發現以來，學者便對考釋甲骨文表現出來濃厚的興趣。然而殷墟卜辭的時代過於遙遠，再加上甲骨卜辭本身的占卜性質，今人想讀通、讀懂甲骨文並不容易。但商周文字一脈相承，因此借助西周金文以及《尚書》、《詩經》等較早的傳世文獻來考釋殷墟甲骨文便成為一種有效途徑。事實證明，學者運用此種方法確實考釋出大批甲骨文字，極大地推動了甲骨學的發展。

但是，有兩點必須要強調：第一，後世文獻的語言環境與殷墟卜辭不一樣，殷墟卜辭絕大部分都是占卜語言，而用於比較の後世文獻絕大多數都不是；第二，商周文字雖然一脈相承，但商、周畢竟是兩個民族，他們有各自的語言使用習慣，這就導致即便是同一個字，在商、周兩個時期有可能表示不同的含義。例如，殷墟卜辭中的「齒」字除了表示牙齒之外，還可以表示禍咎之義¹⁹，而後世的「齒」字並沒有這層含義。再如殷墟卜辭中的「聽」字一律表示耳疾²⁰，而後世一律以「聽聞」取義。最值得深思的是，甲骨文屢見「左王」一詞，學者往往不假思索地認為「左」通「佐」，「左王」即是「佐王」，即輔佐商王。然而朱彥民先生的研究指出，由於殷人有「尚右」觀念，因此以「左」為不吉、凶咎之義，「左王」是祖先或神靈對時王降臨的一種不利的行為²¹。事實證明，朱彥民先生對「左王」的解釋十分契合卜辭語境，以此來解釋相關卜辭，其含義皆可以暢通無阻，而把「左王」讀為「佐王」並沒有考慮卜辭具體語境，是濫用通假的結果。而本文所討論的「兌」字，學者無論將其讀作囂、銳，還是讀作祝，抑或讀作閱，最多都只能讀通部分辭例，而對於其他辭例則扞格而不可通，這說明殷墟卜辭中的「兌」字含義可能與周代以後文獻中的「兌」字或从兌得聲的諸字有所不同。

以上所舉諸例只是想說明，以後世的語言文字來考釋殷墟甲骨文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但這種方法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考釋殷墟甲骨文應該盡量結合卜辭的具體語境，儘管我們無法還原當時的語言環境，但有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通過不同辭例之間的比較、對勘來求得卜辭之本義，本文對殷墟卜辭「兌」字含義的解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¹⁹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21-223。

²⁰ 騰興建：《商代後期災禍觀念研究》（天津：南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頁20-21。

²¹ 朱彥民：〈卜辭所見「殷人尚右」觀念考〉，《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